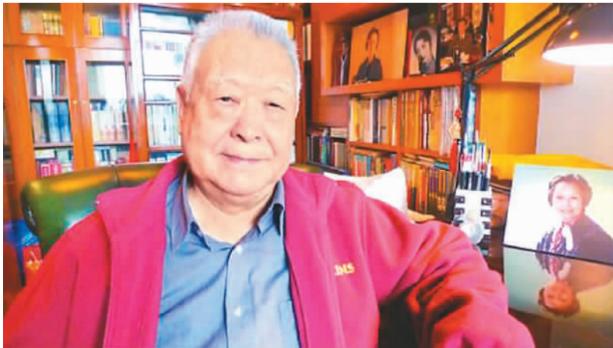


◎作家近况

徐怀中：90岁依然探索创新

舒晋瑜



徐怀中介简：著名军旅作家。1929年9月生于河北邯郸。著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牵风记》、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底色》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历有关。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徐怀中和许多作家一样，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冻”过程。与年轻一辈作家不同，徐怀中的这种内部变化，主要体现在尽可能摆脱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清除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其实并没有‘新’到哪里去，只不过是回归到小说创作所固有的艺术规律上来。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徐怀中说，晚年的创作，这种感觉十分真切，恰如干渴已极，回眸之间发现了一汪清冽的泉水。

而这个漫长的思想“解冻”过程，也正是小说《牵风记》一个必须的创作准备过程。徐怀中说，如果匆匆忙忙于动笔，很可能又会跌入旧有的窠臼中去。当年他接受任命，主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学工作。两年学期对学生们和徐怀中，同样是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所不同的是，35名部队学员坐在下面，徐怀中陪同客座教授坐在讲台上，大家一同听课一同学习，一同接受了为期两年的超信息强化灌输。这对徐怀而言，犹如凤凰涅槃，文学观念上有所觉醒，有所明悟，也为以后完成长篇《牵风记》，准备了艺术修养上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我用了几十年时间挣脱种种思想顾虑。孔夫子讲‘四十不惑’，我已经活了两个不惑之年还要多，就像一棵老树，树干都空了，应该有一定的容量了，不再多所迷惑顾虑重重。写这本书，我完全放开了手脚。”徐怀中说。步入老年之后，他的阅读兴致更多侧重于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只是建立了一个“备忘录”，偶有所思想记下几行字，以免遗忘。备忘录上，抄

写了老、庄等古代哲人一段一段语录，他反复阅读品味，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怀中和开始明确起来，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他拿定主意，依循这样一个意向，逐步来搭建小说的整体构架。“这里应了一句老话，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回头看去，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向历史深处退隐而去，显得那样遥远，朦朦胧胧。”

也因此，《牵风记》的字里行间，闪放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的灿烂光辉。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牵风记》在整体寓意上也更加有所扩展与延伸。这是徐怀深厚积淀之作。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荡涤了生活阅历所有的芜杂之物，仅提取自己生命体验中属于日精月华的部分呈献给读者。

从军事文学的题材来说，《牵风记》超越了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在徐怀中的创作生涯中，这部作品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徐怀看来，《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他谦虚地说，这个要求自己远未达到。“我设想相约读者，一同抵达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那么一个风光无限的大好去处。因为不曾身临其境，很难向别人作出清晰的表述。正如古时雄辩家惠子所言：‘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不过我总还是相信，读者一页页翻下去，当可有所领略。”

对战争的亲历未见得就可以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徐怀做到了。他曾经写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票选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48年之后，他根据当年的战地日记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真实

记录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军人作家、记者，在战火纷飞中的种种情感阅历与生命体验，记录了他对战争冷静客观而富于哲理的观察思考。因为有“抗美援朝”以及1979年“对越还击”两次参战经历，加之拉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他获得的是在以往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深思明悟。徐怀却谦虚地说：“不是《西线轶事》《阮氏丁香》写得多么好，也并非自视颇高，但这两篇战争题材小说，包括刊载于1966年3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篇通讯《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我都十分珍视，诚可谓敝帚自珍。”

徐怀中对战地摄影大师卡帕怀有深深的敬意。卡帕的作品被誉为“战地摄影不朽之作”，他总是擅于捕捉战争中稍纵即逝的动感形象，将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徐怀中说，卡帕以他无声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他的镜头纵深无限，他摄取到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他说，“我读过这样一段箴言：‘一个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渐渐平展开来，直到恢复为一张洁白的纸。人的一世一世，也应作如是观。’现在对我而言，时间很有限了，但我还是会文学写作这一股清澈的泉水中浸泡下去，直至重新平复为一张白纸。”

“在战争文学中，能写出一个人物形象就是不小的贡献，徐怀写了这一组人物，这是他对战争文学的巨大贡献。”朱向前提到，徐怀在作品中描写了美对战争的超越，体现于汪可逾和一把古琴，这二者作为美的符号和象征，高贵同时又脆若琴弦。另外，在处理战争与性的禁区方面，徐怀做了大胆而可贵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的战争文学的挑战和突破。从新时期之初的《西线轶事》到新世纪之初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见过日出》，一直到今天的《牵风记》，徐怀始终有一种艺术雄心，总在不断地探索创新，在90岁的年纪决心和自己的以往告别，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奇迹。



徐怀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策，冲破观念束缚，将外面所学的东西带回家乡。在他们身上，蓝港村的渔民精神传统并没有衰亡，而是迎来了新生。

反过来再看给这群年轻人提供帮助的刘书雷和张正海，他们不仅仅是外来见证者，也是这种文化得以发掘、保存的重要力量。他们最初的工作目标是搬迁，后来灵活调整策略，让蓝港村的传统积淀得到保护，有了“更新再造”的可能，也为整个岚岛找到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他们所代表的是来自国家的支援力量，是国家凝聚力和组织力具体运作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海边春秋》较为完满地实现了书写时代议题的诉求。

《海边春秋》以一个海岛渔村的搬迁的纠葛为中心，展现了新时代的风云激荡，内含某种史诗性冲动。这是现实主义的守正拓新，是值得鼓励和期待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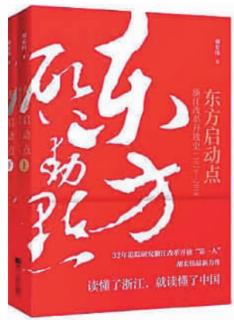
陈毅达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胡宏伟的《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浙江改革开放实践来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写到的浙江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史志性的浙江改革开放简史的记述，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力度的报告文学，胡宏伟把这两点非常自然地、真实地融汇在一起，让我们感觉到文学穿透史志的力量，作品饱含深情，其中书写的历史真实、准确。

这部作品是历史的见证。本书对历史的写作从结构上来说有六大板块，作者将浙江历史的节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重大历史时期重要的节点，同时他结合了浙江改革开放历史的点和面，既有重大事件也有重要人物，这是其中的点。这其中也有面，就是从土地承包到千家万户农民的经商、农民财富的取得，到普通百姓的勤劳、辛苦，他写到了很多普通百姓。这本书点面结合，既写到风云人物也写到许多民间社会形态各个层面的人物。

书中写到四千精神，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生万死，千言万语，这就是浙江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就文化说文化，而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推动浙江精神，这种历史的见证非常有力度。这部作品也有非常深刻的理性思辨，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不仅是从六个板块时间段开始的，而是追述到了浙江的历史，浙江为什么要改革，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体现了浙江是中国的，中国有了浙江，有了这么一个横断面，有了这么一个启动点，所以浙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以这种思辨是有意义的。改革为什么要进行，是怎么进行的，我们是怎么走到了今天，作者一再表白，写这部简史不仅要记住历史，记住历史是为了向前行，我们是为了后面的40年甚至更长远的一些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以史为鉴，这样一些思辨在他的书中时常都能见到。

这部作品也是一部表达了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书，因为浙江是中国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浙江有许多多的第一个。作品中体现了浙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从这部作品中，我感觉到浙江人真是能吃苦，真是能打天下，真是能代表中国人的脊梁。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浙江人怎么那么能吃苦，胡宏伟给了我们答案，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的浙江是有文化的，浙江人那种精神特质是从古到今有传承的，有地理有人文的原因。通过这本浙江的改革开放简史，我们进一步理清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到了今天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这本书认为，从乡村浙江到都市浙江这样一个转折，从李云和到马云到阿里巴巴，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的转变。这其中还写到了浙江的阵痛，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年通过千家万户农民对财富的渴望和拼搏，到获得，经过混乱之后达到今天理性的科技的文明的现代的这样一种秩序化，这是引人深思的。



胡宏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乡土的艰难蜕变与新生

——评陈毅达《海边春秋》

陈晓明

与难题一起被抛出：在岚岛建设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岛的大好形势下，蓝港村的搬迁是利国利民之事，为何村民并不配合？一直在网上号召村民反对搬迁的“海上蓝影”到底是谁？

对故事悬念的揭示往往是靠人物行动来完成的，《海边春秋》中承担这个任务的角色自然是刘书雷。作为下派干部，他带来了一个从外部打量蓝港村的视角。这个视角不是俯视的，而是平推式的。从一个初出象牙塔的文学博士到一个能深得村民拥戴的干部，中间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成长”）是深刻的。作者往往通过直接对比来呈现这种变化。例如，刘书雷第一次参加村两委会议时遭到冷遇，感受到了“会议发言”这件以前所熟悉的事在此时的不同意味。场景的变换，是工作性质的变换。后来，他主动深入群众，探查蓝港村的实际情况，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关键的转折点是与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大依公喝酒，这一段表现了刘书雷真心服务村民的诚意，也写得颇有江湖传奇的色彩。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部作品也触及到新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走向社

会，深入民间的主题，小说显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人物，以及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的新形式，都富有时代感，也延续和重写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

小说着力于要表现的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传统社会发岌可危的遗产和社会建设发展之间的冲突。在刘书雷等外来者的目光下，中国乡土文明发展的难题也被揭开。传统的守望互助的渔民精神传统似乎也在日渐衰老，走向消逝。但在搬迁事件的刺激下，这个传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大依公、蔡思蓝等人，都有各自的坚守。他们选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危难之际都能着眼大局，为村子发展提供帮助。

在这个传统精神脉络下，值得关注的是海妹、林晓阳等“海上蓝影”组织的人，他们代表了蓝港村年轻一代。特别是海妹，她古灵精怪，又爱较真，让刘书雷屡屡受窘，但其实是质朴而善良的。这些年轻人勇于承担责任，运用所学知识表达诉求，守卫自己的家园。当意识到蓝港村有不搬迁的可能，要为村子的未来做打算时，他们主动献言献

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讲述了省文联年轻干部、文学博士刘书雷被下派支援岚岛，处理蓝港村搬迁的故事。蓝港村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是极具特色的，如果按原计划搬迁，以现代旅游模式来开发蓝港村，确实非常可惜。最终，在领导的支持下，蓝港村的搬迁计划调整为保护性开发计划，开启了发展建设的新篇章。

这部小说触及了“海上丝绸之路”“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年轻人回乡创业”等新时代的诸多重大议题。不过，将这些议题“一网打尽”并非作者贪多求全，而是所处理对象的复杂性使然。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纠葛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当下”。

在信息爆炸、故事表达形式不断求新求异的今天，要直接表现上述时代议题，且要以纯正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来展开“正面强攻”，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但陈毅达做了有效探索，他能综合调动各种叙事技巧，使小说尽量“好看”。这首先表现在巧妙的悬念设置上。岚岛的开发搬迁工作，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从刘书雷进入岚岛开始，许多疑问

中外作家诵诗颂中华

“第二届中外作家交流营走进观音山活动”日前在广东观音山拉开序幕，由19位中外作家、书画家、翻译家、汉学家组成的采风团，在观音山凤凰广场文化厅与观音山艺术团共同举办了“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篝火朗诵会”。

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文化多元性，采风团有来自美国、埃及、阿塞拜疆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他们持不同的母语，却都十分熟悉中华文化，具备流利的汉语表达能力。来自祖国各地的著名作家、书画家，除汉族外，还有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白族、布依族、苗族、朝鲜族作家和诗人，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相融合的特色。

采风团的成员穿着本民族的节日盛装，纷纷登台献诗，以感情充沛、语调铿锵的朗诵表达了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贺之情。他们分别朗诵了《我和我的祖国》《让我们一起喊，我爱你祖国》《十月，航船与梦想》《南方和北方》《出生地》等诗篇，全体成员高声朗诵著名诗人舒婷的名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整场晚会成为集视觉美、音乐美、朗诵美于一体的盛会。（赵晏彪）